

在铁道兵挺进大兴安岭60年后,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帮助长眠于祖国最北端的98位烈士寻找亲人

连绵的青山没有忘记



老地标迎来“智慧芯”

8月21日,在深圳国贸大厦,物业工作人员查看新建成的国贸大厦数字运维管理平台。近日,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厦(深圳国贸大厦)数字运维管理平台升级改造基本完成,老地标迎来了新的“智慧芯”。

民声

发挥好“社区合伙人”的作用

舒军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东胜街道樱花社区是由5个小区合并而成的市中心老社区,常住人口5300余人。据媒体报道,从去年开始,该社区整合辖区资源,构建“社区合伙人”发展共同体,通过购买服务、共建共享、资源共享等多种途径,探索社会力量多元参与,提升社区服务能力。截至目前,该社区已经有“社区合伙人”近50家。

事实上,类似的“社区合伙人”,在全国许多城市都有探索。这是因为,在社会治理的深化过程中,一方面,社区服务有时与社区需求出现不对等的情况,另一方面,则是许多社会资源并非被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服务的积极性有限。人手和资源有限的社区,面对着构成多样、需求多样的社区居民,自然难免有“小马拉大车”之感。

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为小马拉减负”的同时,“为小马拉赋能”就变得格外重要。通过吸纳多元主体以人力、资金、时间、专业服务等形式参与社区服务和治理,可以将社区的“服务对象”转化为主动合作的“合伙人”,实现双方共赢,共享社会发展红利。

当然,“社区合伙人”不是数量越多,规模越大就一定越好,毕竟不同社区人口规模和构成模式不同,居民需求各异,加之购买服务也是有一定成本的。这就使得不同社区在选择合伙人时,不能片面追求“大而全”,要以社区需求和居民需求为导向,以可控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实现社区服务和社区治理效果的最大化。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很多社区合伙人也是市场主体,自身也要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其在社区服务过程中同样有显性和隐性的综合成本支出,如何平衡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处理好公益和市场的关系,特别是公共资源使用权和让渡以及收益资金的分配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思考。而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完善相应的监管机制和评价体系,以及“能进能出”的参与机制,也有待各地总结经验并进一步探索。

第四届“饮水思源·探秘三江源”启动

本报讯(记者邢生祥)近日,由三江源生态保护基金会、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青海省分行等单位共同主办的第四届“饮水思源·探秘三江源”公益活动在青海省西宁市启动。

据悉,本次公益活动以“长江溯源”“澜沧江溯源”为主要内容,通过生态体验的方式,组织省内外各界关心生态保护和国家公园建设、热衷公益事业的爱心人士到三江源地区亲身体验这片被誉为“中华水塔”的自然奇观,感受其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民俗文化。同时,了解三江源地区重要生态价值和国家公园建设成果,知晓三江源地区为黄河中下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以切身感受向全社会宣传青海生态保护建设事业的丰硕成果,增强社会各界对三江源地区生态保护重要性的认识,并呼吁更多人参与到三江源生态环保事业中来。

宿蚌城际铁路建设取得进展

本报讯(记者刘静)日前,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顺利入模,淮宿蚌城际铁路全线跨径最大、跨数最多的连续梁——跨新滩河段连续梁正式合龙,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为该区段架梁通道贯通奠定了基础。

据中铁十六局淮宿蚌城际铁路1标项目现场负责人邹鹤民介绍,淮宿蚌城际铁路新滩河特大桥全长约7.8公里,以“一联五跨”形式先后跨越新滩河、S238省道和市区淮海西路。为有效提升整体施工进度,保障现场施工安全质量,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合肥铁路枢纽工程建设指挥部、协同中铁十六局、中铁上海设计院等参建单位科学制定方案,在全线首次采用大节段悬臂浇筑工法,将原设计的163个悬浇节段缩减为99个。

据悉,淮宿蚌城际铁路位于安徽省北部,线路起自淮甬联络线淮北站,沿途向南经淮北、宿州、蚌埠三市,正线全长约16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



杭州招聘会助就业

8月22日拍摄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杭州市综合性人才招聘会现场。50家参会企业推出1200多个工作岗位,助力劳动者求职就业。 新华社记者 韩伟 摄

工作。

“这是一项与时间赛跑的工作,是抢救性工作。”大兴安岭地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伊国有告诉记者,很多烈士牺牲时只有20多岁,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父母有的已经不在人世,兄弟姐妹也日渐老去,多数烈士牺牲时太年轻,没有后代。

安葬在大兴安岭地区的铁道兵烈士共227人。2022年,大兴安岭地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曾和黑龙江当地媒体共同发起过一次烈士寻亲工作,并举行了全省首次“为烈士寻亲”铁道兵烈士亲属大兴安岭集体祭扫活动。截至2023年末,第一轮寻亲活动共为85位安葬在大兴安岭地区8个烈士陵园的烈士找到亲人。

今年,在大兴安岭地区开发建设60周年之际,当地再次推动了这项工作。通过微信账号对外发布尚未和亲人取得联系的98位烈士名单和信息。排在第一位的是安葬在漠河烈士陵园的陈春山烈士。

“哥!我们来看你了!”

“哥!我们来看你了!”站在陈春山烈士墓前,陈晓梅和两位哥哥、一位姐姐说不出更多的话,眼泪倾泻而下。8月9日,在陈春山烈士牺牲50周年之际,他们兄妹四人和大哥陈春山终于再次见面。

陈春山,1949年1月生,吉林大安人,原铁道兵三师12团代理排长,1974年8月修建铁路时牺牲。“大哥牺牲后,家里人不知道他埋在哪里,几经寻找也没有结果。”在陈晓梅的记忆中,大哥去世后,家里有一个柜子,无论哪个孩子去碰都会被母亲打一顿。长大后才知道,那是哥哥生前用过的东西,“母亲把它们像宝贝一样珍藏起来。”

“每次吃完年夜饭后,我父亲都会一个人到外面溜达很久,一边抽烟一边念叨着。”陈晓梅说,直到96岁去世之际,老父亲还在和子女说“你哥哥在铁道边上”。

今年7月,寻亲信息被大哥生前的战友们几经辗转发到陈晓梅手机上。看到名字后,她立刻带着73岁的二哥、68岁的三哥和63岁的二姐来到漠河。先从长春到哈尔滨,再从哈尔滨中转到漠河。从哈尔滨到漠河,

最快的火车也要开17小时53分。“我们是坐火车来的。”陈晓梅说,虽然哥哥姐姐都已年过半百,但他们想用这种方式来感受大哥当年修建、走过的铁路。

“这是我大哥和战友们用生命修建的铁路。”陈晓梅说,走下火车后,兄妹4人在站台上默默地站了一会儿,他们都张开双臂,虽然什么都没有抱到,但是他们希望给离家半个世纪的大哥一个拥抱。

在陈春山烈士墓前,弟弟妹妹们用红笔重新描绘了烈士纪念碑。虽然妹妹哥哥年事已高,体力有限,但是他们还是坚持要描红,哪怕“描上一笔”。更多的描绘工作是陈晓梅做的,一个多小时后,她已经站不起来了。

不仅是陈春山烈士的家人,这个夏天,还有多位烈士亲属按照寻亲信息和大兴安岭地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取得联系,和失联已久的亲人再次“团圆”。

郝和尕烈士79岁的三弟带着76岁和64岁的两个妹妹在家人陪伴下,用3天时间驾车2300多公里,从内蒙古包头赶到黑龙江塔河县;梁仕才烈士68岁的弟弟,带着姐姐的思念,从贵州出发换乘多种交通方式,只为能在清明节当天祭扫;杨世友烈士的弟弟和侄儿们,从重庆黔江区出发,跨越3600多公里,两天不眠不休终于赶在8月1日当天来到墓前……

截至2024年8月,第二次寻亲活动又为42名铁道兵烈士找到了亲属。

用细节还原血肉人生

庞影丽是大兴安岭退役军人事务局烈士褒扬科科长,自开展寻亲工作以来,办公桌上一直统计着被反复地标注涂抹。“一般都要留两个亲属的联系方式,因为怕好不容易找到的联系人一旦失联,就又联系不上了。”庞影丽说。

和第一轮寻亲登记亲属联系方式不同,这一轮寻亲,统计表增加了一个项目:烈士事迹及他身后的故事。“每一名烈士都不仅仅是一个名字,背后有着感人的事迹,真实的人生,我们有义务把这些故事记录下来留给后人。”庞影丽说。

8月7日,在下班回家途中,庞影丽接到

一个电话,是寻亲志愿者打来的,苦寻3年的任国权烈士的家属终于找到了。3年前,在森林防火检查中,深藏在树林中的任国权烈士墓碑被发现,墓碑上没有部队番号,只写了烈士是江苏六合县人。

由于所有铁道兵转制后的单位名单里都没有任国权烈士的任何资料,而且,当年的六合县也变成了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直到3年后,志愿者通过多方走访终于找到了家属。原来,任国权不是铁道兵,而是电力系统职工,当年和铁道兵一起建设大兴安岭,这也是为何墓碑上没有部队番号。当天晚上,庞影丽拨通了任国权烈士儿子的电话,去了解烈士在名字、年龄之外的故事。

“冷秀荣烈士,女,牺牲时只有22岁,战友为了让她走的时候更漂亮些,把自己心爱的红毛衣拆了,为烈士系上了红头绳……”在庞影丽的笔记本上,这样的细节还有很多。

在大兴安岭地区加格达奇区北山公园矗立着一座铁道兵纪念碑,1984年建成,碑身主体是两根从地面伸向空中的两根铁轨,高20米,象征着铁道兵战士志在四方,为祖国架桥铺路20年。

1964年入伍铁道兵3师14团1营4连的杨文友老人今年已经80岁了,退役后,他在大兴安岭统计局工作直到退休。2021年7月,杨文友戴着“光荣在党50年”奖章来到这里,与纪念碑合影。现在,合影照片放大塑封后,摆在客厅里最显眼的地方。“我是特意带着奖章去拍照的,想让那些没看到今天的战友们,看看我们今天的生活。”杨文友说。

铁道北纪念碑所在的北山公园山顶是加格达奇地区的最高点。站在纪念碑旁,可以俯瞰整个地区的风貌。

60年前,这里还是白雪皑皑、人迹罕至的生命禁区;60年后,一条用生命铺就的铁路为这里带来了高楼林立、万家灯火。更远处,是环抱这座城市的一片片连绵青山。



更多动人内容 请扫描二维码

大巴扎里体味民俗风情

8月22日,络绎不绝的游客正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内观光游览。巴扎,维吾尔语里是“集市”的意思。新疆国际大巴扎是乌鲁木齐市著名地标性景点。这里聚集了3000余家商铺,欢快的歌舞、香甜的瓜果、富有创意的“非遗”文创……游客在这里不仅能领略到丰富的特色商品和美食,还能了解新疆独特的民俗风情和多元文化,充分感受丝绸之路古今交融的独特魅力。

目前,新疆国际大巴扎每天客流量逾10万人次。

本报记者 王伟 摄



高校体育场地如何开放才合理?

本报记者 刘兵

近一段时间以来,围绕大学校园尤其是体育场地设施对公众开放的问题一直在互联网上引起热议。专家认为,目前大部分高校并非财政拨款维持运营,以收取场地费用的方式,向社会开放健身场地设施,未尝不是一项有益之举。学者建议,可以引入社会专业团队参与运营管理。

收费开放引争论

近日,云南师范大学一二一校区运动场每人10元的收费引发了网民激烈的讨论。云南师范大学称,由于该运动场年久失修,设施老化,暂时没有经费补贴免费开放。同时,场地周边居民较多,存在供需矛盾,因而改为现在的有偿使用策略。

认为高校健身场地应该免费的一方认为,公办高校的经费来自财政拨款,社会公众应该可以免费使用。而支持收费的一方则认为,高校健身场地的运营和管理付出了相应

的人力、财力成本,而且挤压了本校师生的锻炼空间,收取一定的费用合情合理。

也有一些市民表示,现在一些大学尚未完全开放校园,开放体育场地设施更无从谈起。

“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不仅有利于缓解群众健身需求与体育设施资源供给不足的矛盾,还是学校服务社会、与社会加强沟通和互动的重要方式。”从教师岗位上已经退休数年的北京市民王国凯对记者表示。

记者了解到,今年暑假以来,不少高校都扩大了健身场地的对外开放,而且普遍以收费居多。如南京财经大学体育馆开通了线上预约支付功能,人们可以通过南财微服务以及南京财大体育馆等微信公众号轻松完成场馆使用预约。开放的场馆包括体育馆内各个功能馆,室外篮、排、足球场以及轮滑场地等。

高校有哪些苦衷

《2023年全国体育场地统计调查数据》显示,在全国体育场地面积中,包括高校在内的事业单位体育场地面积占比最大,超过40%。然而,对外开放状态并不理想,近年我

国高校体育场地对外开放率仅为三成左右,与群众需求差距明显。

有多位高校老师和学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随着学校体育设施对外开放,较多的社会人员进校锻炼,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与此同时,社会人员的增多会使本校学生运动机会相应减少。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王剑寒告诉记者,他们学校面积不算大,健身场地有限,一些场馆资源相对紧张。“现在学生的健身意识都比较强,如果所有场馆都完全对外开放而且不收费的话,可能我们自己就没地方锻炼了。”

体育场地的收费管理,往往也令高校头疼。中国政法大学教务处教师郑子楠认为,如果学校的场馆收费价格过高,可能招致非议;而收费过低或者完全免费,不仅难以保证经济效益,也不利于场地设施的维护。

此外,全面开放场地设施增加了学校的管理难度。“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群体在学校锻炼一旦发生意外情况,自身责任占多大,学校占多大,很难说清楚。”北京一所高校的健身场地管理者对记者坦言道。

如何开放才合理

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为2.89平方米。促进高校体育场地进一步开放,可以有效缓解城市居民健身场地不足的痛点。

在2009年颁布的《全民健身条例》中就提出:公办学校应当积极创造条件向公众开放体育设施。而根据教育部和国家体育总局2017年印发的《关于推进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的实施意见》,学校可以根据维持设施运营的需要向使用体育设施的开放人群收取必要的费用,但有偿开放不能以营利为目的,收费标准应当经当地物价部门核准,并向社会公示。

在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陈忠云看来,我国的公办大学经费并非完全来自财政拨款,收取一定的费用开放体育场地,无可厚非。收费一定要本着惠民的原则,不能比一般市场价格更高。应该区分不同的健身场地维护运营的成本,结合实际合理收费。“高校可以聘请第三方团队在非教学时段进行有偿服务,要对第三方团队的资金监管、市场定价、运营水准等合理管控。”陈忠云说。

杭州师范大学体育学院院长周武告诉记者,学校将与政府联合探索体育场馆开放的运营方式。“杭州将进一步借助高校体育场地惠民共享开放的契机,进一步谋划橄榄球省队校办试点落户。保证学校体育场地对外开放的同时,学校的教学秩序不受影响。”